

目 录

- 五原战役回忆**……………孙兰峰 (1)
- 抗战初期转战察绥经过**……………宋聿修 (5)
- 归绥地区回族驼户支援抗日战争的片断**……王友三·戈耀 (27)
- 抗日战争时期的韩五**……………丁凯祯忆述
史银堂整理 (38)
- 铁蹄下的十四年**
- 记日寇在喀喇沁旗暴政……………乌秀清 (50)
- 血泪的回忆**
- 日寇捕杀包头抗日救国会纪实……………齐寿康 (70)
- 绥远抗日救国会的活动**……………阎继璈 (77)
- 伪蒙疆时期日寇对大同知识界的残酷迫害**……………彭 谦 (84)
- 回忆日寇在集宁的一次血腥屠杀**……………刘金太口述
张汉臣整理 (99)
- 暗无天日的岁月**
- 回忆沦陷后的集宁城……………李 瑞 (102)
- 日寇的杀人魔爪**
- 包头日本宪兵分队……………李士荣 (109)
- 日寇飞机在林东丢失文件之后**……………彭祝三 (117)
- 罪恶的渊藪**
- 日伪在包头开设的东、西俱乐部……………韩相符 (120)
- 日伪时期的“俱乐部”——官办赌场见闻**……………张汉臣 (131)
- 矢志兴农 终生不渝**
- 深切怀念我区农科界老前辈张立范先生… 王恒 (135)

张立范先生与解放前绥远地区的农业.....	卢永祥 (148)
矢志不移 尽瘁于农	
——回忆张立范先生片断.....	胡福海 (155)
爱国老人李华亭.....	鲍枫珊 (163)
我区的第一个地质学博士——李士林.....	李德新 (178)

五原战役回忆

孙兰峰

五原屏障西北，为塞上名城。它面黄河，背阴山，东襟绥包，西控宁陇，渠道纵横，沃野千里，是著名的河套粮仓，大西北的抗战前哨，战略地位十分重要。

1939年12月中旬，第八战区副司令长官兼三十五军军长、绥远省政府主席傅作义将军，为了配合湘北战役，吸引日本侵略军主力于西北战场，以减轻敌人对湘北的压力，不顾塞上寒冬，主动请缨，亲率所部步骑3万余人，长途突袭，一举攻克日本侵略者占据的战略要地包头市。取得了吸引敌人的主力、击毁其汽车百辆，毙敌300余人（有联队长2名，伪军团长1名）和歼灭伪蒙军一部的辉煌胜利。

日本侵略者不甘心在包头战役中的失败，调集了平绥、同蒲两线的日伪军三万余人，汽车千辆，坦克数十辆，并有空军的配合支援，在二十六师团长黑田重德中将率领下，乘隆冬封河之际，分兵马七渡口、西山咀、乌卜浪口三路，于1940年1月31日疯狂地向安北县、扒子补隆、五原县、临河县、陕坝镇等要地反扑，妄图进行报复。敌人所到之处，烧杀抢掠，庐舍为墟。傅作义将军以坚定的必胜信心，作了精密的运筹，针对当时敌强我弱的特点，制定了“找胜利，避不利”、“集小胜为大胜”的作战方针，缩回拳头，避其锋芒，阻击伏击，分块围歼，叫敌人来不得好来，走不得好走。在五百里渠道纵横的河套平原上，全体官兵冒着零下30度的塞北严寒，和敌人往返周旋达50多天，著名的有一〇一师在折桂乡、狼山湾的战斗；三十一师在乌拉壕、黑石虎的战斗以及乌镇、马七渡口、蛮可素的战斗等。或攻其据点，或袭

其汽车，或击其侧翼，或扰其后方，截其粮弹，使敌首尾难顾，疲于奔命，处于被动挨打的境地。尤其在以中国共产党党员为骨干的河套战地动员委员会各级组织的配合下，广泛发动群众，全力拥军支前，使我们情报灵，道路熟，军粮充足，士气旺盛，虽在冰天雪地中和敌人周旋，仍取得了累累战果。

但我军自反攻包头，转战绥西，已连续战斗近百天，由于作战伤亡，手脚冻坏，能参加战斗的兵员已不足万人。医药枪弹的补充也很困难，是坚持抗敌，收复失地，还是退缩后撤？对此，在将士们中间有着不同的看法。二月中旬，傅作义将军在亚马来村召开了军事会议。会上，傅作义将军分析了敌我形势，认为我方具有天时、地利、人和的有利条件，完全可以打败入侵绥西之敌。在经过与会人员讨论之后，傅作义将军决定以“掏心”战术，里应外合，在近期攻克五原。

是时，我任新三十一师师长。亚马来会议后，我们积极开展技术练兵，进行夜战、爆破、防空等训练和演习，并给各部队补充了弹药、粮食、被服等军需品，士气大为振奋。我师并且特别抽出安春山的九十三团，配合从其它部队中挑选出来的勇敢善战的官兵，共同组成了一支突击队，进行特殊训练，为反攻五原做好充分准备。三月初，傅作义将军把我们几个师长找来，参谋长鲁英馨就反攻五原的作战方案作了说明，征询了我们的意见，并任我为攻城总指挥。我说：“只要敌人援军三天之内过不了乌加河，我们攻城部队保证歼灭五原之敌。”董其武师长斩钉截铁地说：“3月23日前，我师绝不让援敌一兵一卒渡过乌加河！”董师长这样一说，我心中有了底，便愉快地接受了攻城总指挥的任务。

第八战区副司令长官部的部署是：3月20日向五原之敌发起总攻，各部于3月15日开始隐蔽行动，19日到达各自攻击的准备位置。孙兰峰率新三十一师、五临警备旅及小炮营为主攻部队，自五原新城西关攻入，同突击队会合并力围攻敌指挥部。袁庆荣的新

三十二师进攻五原旧城及其附近据点。董其武的一〇一师为机动部队，负责乌加河一线阻敌援军的任务，并先派一个团破坏乌加河桥。其余部队攻打五原外围敌人各据点，歼敌后转为追击部队。

我师奉命后，先令由安春山团为主组成的突击队，秘密向五原运动，大部队随后跟进。20日晚，我突击队尖兵排到达五原新城东门，乘暮色苍茫，敌人不备之机，飞起刺刀，扎死两名站岗的日军，活捉4名伪军，当即占领城门。我突击队一拥而入，犹如神兵天降，象一把钢刀插入敌人心脏。顿时枪声大作，敌人晕头转向，仓皇应战。我突击队采用“掏心”战术，猛打猛冲，激战4小时，占领了敌人天主堂、耶稣堂、五原小学等7个据点，打乱了敌人的指挥系统。我率领新三十一师另外两个团以及五临警备旅、小炮营向五原新城及黑头圪旦之敌发起猛攻，从20日夜到21日晨9时许，始将五原义和渠以西之敌肃清，支援突击队攻打敌人指挥部。

21日天明后，傅作义将军冒着敌12架飞机狂轰滥炸，亲临前线指挥作战。此时，五原城内残敌纷纷逃集原屯垦办事处及平市官钱局两个据点内，凭藉高厚围墙，坚固防御工事，负隅顽抗，死守待援。我军虽反复猛攻，由晨至晚，亦未攻下。当天午后，敌增援部队陆续到达乌加河畔。傅作义将军闻报后，当即命令我师派王雷震副师长，率师预备队驰援突击队，务于敌援到达前，攻占敌司令部，并肃清残敌。王副师长亲赴前线指挥部，采用部属建议，以山炮平射的方法，摧毁敌人墙堡工事，五原全城遂为我军收复。

在我攻打五原的同时，董其武将军指挥的一〇一师在乌加河畔坚守阵地，阻击援军。我全体官兵浴血抗敌，战况极为艰苦。敌虽以陆空配合，数十门大炮猛烈轰击，亦未能在乌加河上架起浮桥。据守毛庵子渡口之我军，以血肉之躯前赴后继，数次击退用橡皮船强渡乌加河之日伪军。我新六旅炸开乌加壕大堤，滔滔

浊流，淹没了乡村土路。这些均迟滞了敌援军之行动，使我军得以顺利攻克五原。

在五原战役中，城内民众呐喊助威，或手持铁棒勇敢杀敌，或冒弹雨枪林，救护伤员，运送给养。尤其在残敌逃出五原后，五原周围群众纷纷起来捕杀，为战役的胜利作出了很大的贡献。

五原大捷，名震中外，是我军用数千名官兵的鲜血和生命换来的一次胜利。这次战役中，团长贾晏如，营长赵寿江英勇牺牲。赵营在攻击中仅存6人。李连举连的官兵几乎全部献出了生命。营长冯增波、阎梦云、王肖鹏，少校指导员周洪峰、翟文举、少校军医岳嵩山、少校副官曹大典、连长郝宝瑞、张殿生、杨茂耕、张步清、陈岐山、李广新、李英、石中美、张永杰、李云超、常永来、范谦瑞、徐佩蔡、彭振旋、李文科、王鸿胜、朱云明等为反攻五原都流尽最后一滴血。此次战役牺牲的官兵，据档案记载共679人。三十二师师长袁庆荣光荣负伤，团一级光荣负伤的，仅一〇一师所辖的3个团有4个团长负伤，即三〇一团团长王建业、三〇二团团长郭景云、三〇三团团长王赞臣、继任团长宋海潮。其他负伤官兵已无法统计。他们在近一百天的包头、绥西、五原战役中，以自己的生命和鲜血，在抗日战争史上，写下了悲壮的一页！

抗战初期转战察绥经过

宋聿修

一、参战以前

1937年4月，当我在南京参谋本部当上校参谋的时候，国民党骑兵第七师师长门炳岳，电请参谋本部给他派一位参谋长去。他提出两个条件：第一要陆军大学毕业的；第二要骑兵科出身的。当时参谋本部陆大毕业的人很多，而骑兵科出身的却很少。因为我是骑兵科军官，参谋次长熊斌亲自征求我的意见，问我愿不愿去骑兵第七师当参谋长。那时，我在参谋本部已经坐了一年半的冷板凳，确实有些腻烦。心想：出去当个师参谋长，要比当小“京官”强些。所以就一口答应了。

当时冯玉祥将军已回原籍巢县，我在离开南京之前，专程到他家乡辞行。他说：“门炳岳曾在国民第三军孙禹行（孙岳）的部队里当过旅长，是一位学识渊博的将领。刘凤岐的骑兵旅也编到这一师，刘任副师长。他们都是我的熟人，你到那里要和他们真诚合作。这个师驻在绥远卓资山一带，处于国防第一线。你们要加紧训练部队，作好抗日的准备工作。”我说：“我一定遵照先生的指示，努力把 work 做好。”他留我吃过午饭后，当天我就返回了南京。

这年5月上旬，我离开南京，经北平、张家口前往卓资山。当时刘汝明担任察哈尔省政府主席，我的好朋友崔贡琛给他当参

谋长，另外我的哥哥和弟弟也都在张家口做生意，所以我在那里停留了两三天，和他们见了面。在见到刘汝明的时候，他说：

“我们这里也很需要人帮忙，你留在这里好不好？”我说：“我是奉命去骑兵第七师的，怎么好半路留下呢？绥远距此不远，今后加强联系好了。”我离开张家口，到卓资山，正式就任了骑兵第七师的参谋长。

骑兵第七师，是由第一、第十一、第十三骑兵旅合编而成的。第一旅是蒋介石的嫡系骑兵，编为第二十团；第十一旅原是察哈尔张砺生带领的一部分骑兵，编为第十九团；第十三旅原是国民第一军骑兵部队，编为第二十一团。每团有一个重机枪连和四个骑兵连（每班都有轻机枪）。师部直属一个特务连，一个炮兵连（配备二〇炮4门），一个通信兵连，一个汽车队。师长门炳岳是河北省东光县人，在保定军校一期和陆军大学五期毕业。据说在军校和陆大时期，都是高材生，每次考试都名列第一。读书甚多，博闻强记，在军事学术界有一定的声望。他曾在国民第三军当过旅长等职务，为孙岳所赏识器重。国民军失败后，投入何应钦幕下，曾任中将高级参谋等职，深为何所信任。在整编骑兵第七师时，被任命为师长。副师长刘凤岐，是河南省西平县人，行伍出身。青年时期投入冯玉祥部队当骑兵，逐步升为排、连、团、旅、师长。1930年国民军失败后，被蒋介石收编，任骑兵第十三旅旅长。并入骑兵第七师后，他被任命为副师长。此人带兵、练兵、作战都有相当经验，为人老诚持重，谨言慎行。该师第十九团团团长朱巨林，第二十团团团长张绍成都是黄埔六期学生，第二十一团团团长张春芳，是国民军行伍出身。另外，参谋处长、副官处长和特务连长也都是黄埔六期学生。

何应钦把这个师作为骑兵部队的样板来看待，优先补充最好武器装备，每人都发有钢盔（进口的）和皮鞋，军容整齐，人强马壮，在当时确实算得一支骑兵劲旅。1936年，日伪军进犯百灵店

时，绥远省主席傅作义向南京政府告急，南京政府由中原地区，抽调汤恩伯的第十三军和门炳岳的骑兵第七师前往增援。等他们开到绥远，战争已经结束，第十三军就驻在集宁一带，骑兵第七师师部和第二十一团驻在卓资山，第二十团驻在凉城，第十九团驻在陶林（即现在的察哈尔右翼中旗）。

我到骑兵第七师之后，门炳岳对我很客气。他向我介绍了部队的情况，并会见了团长以上高级官佐。过了几天，他提出要办一个军官训练班，每期召集连、排长进行战术和新兵器的教育训练。每期训练一个月，三期轮训完毕，他本人担任精神讲话，叫我讲骑兵战术，由一位参谋讲授新兵器的使用和指挥。我在陆大读书时，有一位日本教官叫森茂树，曾向我们讲过一些骑兵战术，并印有讲义，因为我是骑兵军官，按陆大讲义讲课，学员们很注意听讲。我首先讲了一些骑兵战术的原理、原则，然后做了一次现地战术演习，学员们都感到有所收获。这样办了一期之后，南京军事委员会来了命令，要在庐山举办暑期训练团，七、八、九三个月各办一期，要求师长、副师长、参谋长轮流前往受训。我们三人决定分别参加轮训，所以师里的干部训练就停办了。

这次庐山暑期训练团，设在庐山脚下鄱阳湖畔的海会寺，蒋介石自兼团长，陈诚任教育长。受训人员，除了部队中师级以上军官外，还有党、政、教育等方面的高级官员。训练方式是上午听要人讲话，下午观看教导团的各种训练与演习。这次训练是以抗日为主要内容，讲话人有蒋介石、冯玉祥、陈诚、陈立夫、张厉生、马寅初等，他们都围绕着抗日问题，阐述自己的看法，借以鼓舞士气，树立胜利信心。我们这一期开学不久，就爆发了七七事变。在次日朝会时，蒋介石高声说：“倭寇又来挑衅了！”看来他已下了抗战的决心。接着第二十六路军、第三十二军等部来的学员，纷纷离团提前归队，向北方战地开拔。以后情

况，越来越紧，我们这一期大约在7月20日左右，就提前结业了。

我离开庐山到了汉口，听说北平情况已相当混乱，因此决定经石家庄，转往太原，然后乘汽车到大同，再换乘火车回卓资山。路过大同时休息了一天，乘车游览了向往已久的云岗石窟。

我回到卓资山骑七师防地，已是8月初。在这之前，门炳岳接到何应钦的命令，命他亲率骑兵一团，配合参谋本部派出的少将专员李才桂，进驻甘肃的居延地区（今民勤县），执行特殊任务。门炳岳接到命令后，作了周密的准备，并编印了《从包头到居延》一书，详细叙述了沿途情况和注意事项，发给官兵学习。等我回防以后，他向我交待，要我和副师长督促留在卓资山一带的部队加紧训练，他便率领第二十团，乘火车开往包头。他们到了包头之后，抗日战争已经全面开始，他又奉命停止西进，率第二十团开回原驻防地，准备参加抗日战争。这次的特殊任务，对官兵只宣布是配合李才桂专员行动。究竟执行什么任务，大家都不知道，因为没有实现，也就没有事实可以证明。这个李才桂专员，原在参谋本部第二厅工作，是我在参谋本部的同事。那时就有人说他属于特务系统。我估计何应钦当时派这样一个人到居延去，可能是为了阻绝陕北共产党与苏联的陆路联系。

二、进攻察北之役

1937年8月10日左右，我们骑兵第七师奉南京军事委员会的命令，归傅作义指挥，参加对日作战。当时傅作义奉命指挥平绥铁路沿线所有部队，向察哈尔北部的敌人采取攻势。傅作义作了如下部署：一、以原驻集宁一带的汤恩伯第十三军开往南口设防，阻击由北平向西进犯之敌；二、以驻察哈尔刘汝明所属部队和驻大同一带的部队阻止敌人进攻；三、由晋绥骑兵军军长赵承

绥指挥所部及骑兵第七师，整编骑兵第二旅，并配属第三十五军的董其武步兵旅和一个山炮营，向尚义、商都、化德等县进攻。占领之后，向东推进，协同友邻部队，向张北及多伦等地进攻；四、第三十五军（傅作义的基本部队）主力为总预备队。

接着，我们骑兵第七师奉赵承绥命令，于8月12日开到红格尔图（现属内蒙古察哈尔右翼后旗）附近，集结待命。这时，又接到赵承绥电报，令我师师长、参谋长速到集宁开会。我们骑马赶到集宁，赵承绥对我们说：“傅主席今晚前来，等他到了就开会。”大约是8月13日将近半夜的时候，傅作义的专车到达集宁，随行的有他的参谋长张濯清，参谋处长袁庆荣等。赵承绥率各师、旅长等高级军官登上火车，在车上举行了会议。傅作义首先询问了部队准备情况，然后对大家说：河北战事很激烈，上海也打起来了。军事委员会催促我们赶快行动，你们准备好了，就向尚义、商都、化德等地进攻吧。商都是个重点，要尽快拿下来。我已令董其武旅担任这方面的主攻。我还要到大同和张家口，去和李服膺、刘汝明商量一下，叫他们同时向张北县进攻。说过之后，他的专车就继续向张家口开去。

接着，赵承绥和他的参谋长，就下达了作战命令。大意是：一、晋绥骑兵第二师孙长胜部向尚义县进攻；二、董其武步兵旅及山炮营，由大六号向商都进攻；骑兵第七师由红格尔图向商都进攻；三、暂编骑兵第二旅石玉山部由土木尔台向化德进攻。四、各部队均在八月十四日夜开始行动，务于十五日拂晓接近目标，开始攻击，以期一举攻下各县城。五、晋绥骑兵第一师彭毓斌部和暂编步兵第五旅安华亭（绍昌）部为预备队，暂时集结于集宁附近待命。接受命令后，我们连夜赶回红格尔图师部，研究进攻的布署。

红格尔图距商都县约七十华里，有一条两山相夹的大道相通，大道可行车马。当时商都驻有伪蒙军李守信部的一个骑兵

旅，辖两个骑兵团。其中一个团长姓门，当我们在卓资山时，这个门团长曾秘密派人来见门炳岳，首先和他认同宗，并表示愿意待机“反正”。据他派来的人说，伪蒙军官兵大多数不愿意当汉奸，只要国民党真正抗日，将会有很多部队反正。但我们开到红格尔图以后，他们没有派人来接洽，可能是犹豫不决。

我们和董其武旅长约好，于8月14日夜晚同时向商都县前进，于拂晓前接近县城，开始攻击。15日拂晓，董其武旅开始向商都城的西面和南面攻击，我们骑兵第七师在商都城北面，担任助攻。因为敌人已有准备，据城顽抗，以致未能攻入。天明以后，因为目标暴露，前进困难，为了防止敌人飞机前来轰炸，所以命令部队停止攻击，就地休息。约下午四、五点钟，由商都东门出来一些骡马或牛驴拉的车辆，向东走去，我们判断敌人将要退却。当即派出骑兵一团，前往截击。敌人的车队发现我骑兵出动后，又纷纷退回城内。我们与董其武旅联系，决定后半夜继续攻城。但到半夜时，已听不到城上的枪声，经过火力侦察，得知敌人果然已经退走。董其武旅乃进入城内，我们骑七师则进驻商都城东的各村落，在这里休息了一天。同时听说，石玉山骑兵旅已攻克化德、孙长胜骑兵师也占领了尚义。

接着，我们又接到赵承绶的命令，要我们骑七师继续向张北县以北地区前进，协同友军向张北一带之敌进攻。董其武旅则留在商都，修补城防工事，防敌反攻。我们奉令东进。因为敌人飞机经常前来侦察轰炸，我们只得采取昼伏夜行的办法，经过两昼夜的行军，到达张北县北部的满德堂一带。此地南面不远，有一个叫做“公会”的寨子，里面有外国人的教堂，还驻有一部分伪蒙军。这个寨子相当坚固，周围都筑有炮楼，中间还有塔形高楼，可以瞭望远处。寨内可能有发电设备，夜间灯火辉煌，照射很远。经过侦察认为，如果强攻，将会付出重大牺牲；而骑兵部队，打攻坚战，为兵家所不取。遂在夜间派小部队进行佯攻，

寨内敌人也无动静。在这里持续了两天，忽然接到赵承绶的命令，通知：进攻张北县的友军，遭受敌人装甲部队的反攻，已向后撤退，为了避免孤军作战，骑七师可向张北县以西地区转移，设法与友军取得联系。接到命令后，我师连夜向西南方面转移。对由前进转为后退，大家心里很不是滋味。我和门炳岳、刘凤岐等在月光之下并马行进时感慨万千。沦陷区人民日夜盼望国军到来，可我们来此立足未稳，又忽然退去。作为国家的军队，何以对沦陷区人民？！只有咬紧牙关，抗战到底，争取早日重返这里，解救沦陷区人民大众。

我们走了一夜，次日清晨到了张北县以西的闪电河一带。在这里一面选择有利地形，面对张北县构筑工事，加强警戒；一面设法与友邻部队取得联系。但派出联系的人员，都没有找到友军，知道他们已退走很远。敌人得知我师情况后，次日上午以较强大部队向我发动攻击，我师各团凭借有利地形，坚决抵抗，激战竟日，原阵线屹然不动。傍晚，司令部指挥人员经过研究，认为我部孤军在此作战，与大局无补，乃乘夜撤出阵地，向南壕堑一带转移。到达南壕堑后，除一部份在南壕堑通向张北县的山口布置警戒外，其余部队均集结休整。同时向赵承绶报告情况，请示尔后行动。在这里大约休息了三天，敌人未来进犯。这时接到赵承绶复电：“董其武旅已奉令他调，贵师可速回商都接防”。我们遵令连夜开回商都。

在商都，为了防备张北方面的敌人来犯，我们把一个团布置在城东南约三十华里的天成梁（这里有坚固围墙）；一个团布置在商都以东各村落；一个团和师直属部队驻城内，都构筑了必要的工事，准备迎击来犯之敌。这时又接到赵承绶来电，大意是：平绥方面我军战况不利，晋绥部队决定退守雁门关一带，骑一军将向晋西北偏关一带转移，骑七师亦可逐步退至晋西北地区。接到这个电报后，师长、副师长和我认真研究了当时的情况。我首

先表示：晋绥部队为了守卫山西老家，已将绥远轻易放弃。我们是中央直属部队，这时随他们退往山西，不仅对抗日战局无补，对我师也没有好处。不如留在绥远一带，抗击西犯之敌，如果情况不利，可以逐步西退，万不得已，还可以退守后套地区。那里粮草丰足，军粮不成问题。民国15年冯玉祥在五原誓师后，有几十万大军路过该地，粮草都未感缺乏。后方有朱绍良坐镇兰州，我们要求他筹设兵站，经过宁夏通到后套，则一切补给都将不成问题，我们可以在那里长期坚持下去。研究的结果，他们都同意这个意见。于是立即给何应钦发去一个急电，大意是：由于平绥沿线战况不利，晋绥部队已纷纷退守雁门关一线。绥远方面现在只有我部一支孤军。我们打算在受到优势敌人攻击时，一边抵抗，一边西退，保卫住绥西地区，为将来反攻作好准备。这个电报发出后，很快就得到何应钦的复电，大意说：同意你部行动计划，尔后情况，希随时报告。从此，我们骑兵第七师就脱离了赵承绶的指挥，直接接受南京军事委员会的命令，但行动情况，仍报第二战区司令长官阎锡山。

在我们进军察北的时候，有一个伪蒙军骑兵团长叫井得泉，率部反正，投降国军。经军事委员会命令授以暂编骑兵第三师师长名义。但当这个命令到来之时，傅作义及赵承绶已退入山西，井得泉只好来到商都找门炳岳，询问今后部队经费如何解决？门答：须向上级请示。井得泉说，现在部队生活已无法维持，能否暂时借几千元，以解燃眉之急。门表示现时实无钱可借。我听说之后，派人到商都县政府，问他们有无存款？县长说，还有现款四、五千元。我当即向门建议，叫井得泉向县府暂借，由我们负责担保。门说，军队向地方提款，是违犯纪律的，我们不能那样做。经我再三解释，门仍然坚持不肯，我也没有办法了，结果井得泉悻悻离去。以后，不知道这部分队伍到哪里去了。（编者按：井得泉部后归附马占山东北挺进军。）

在商都驻了五六天，敌人开始向我部进攻。天成梁方面战斗甚为激烈，接着城东方面也发生激烈战斗。据探报得知，伪蒙古军参谋长乌古廷亲率其主力部队，并配有日本军炮兵一部，实力较强，每天还有敌人的飞机前来扫射、轰炸。我们在这里抵抗了两天，官兵有很大伤亡，只好下令连夜向集宁以北的大六号一带撤退。当我们夜间撤出商都时，商都的百姓也纷纷扶老携幼，跟着逃难，道路多次为难民所堵塞，群众背井离乡，仓皇逃难，状甚凄惨。到了大六号，我们和驻守集宁的新编第五旅旅长安华亭取得联系。从他那里得知：晋绥部队均已退往山西，绥远省政府也全部撤退，现在马占山的东北挺进军进入归绥，在那里发号施令。安华亭说：原来赵承绶叫我们守集宁，现在他们都跑远了。门师长来了，我们很高兴，就归你指挥吧。门炳岳对他说：我们不要讲谁指挥谁了，今后密切联系，协同行动就是了。如果敌人来攻，能抵抗就尽力抵抗；不能抵抗，就沿铁路逐步向后撤退。撤退时要尽力破坏铁路和桥梁，使敌人短期内无法利用。我们骑七师将在大青山北面，经陶林、武川等地逐步西退。

二、西退途中

当我们撤到集宁以北地区时，已是9月上旬。塞外天气，已逐渐寒冷。过了两天，铁路正面的敌人已接近集宁，开始向安华亭旅攻击。因为我们和安华亭可保持电话联系，那里的战况，他们都随时通知我们。起初是在集宁外围战斗，以后逐渐被压迫到集宁车站附近防守。因为安华亭旅本来是百灵庙抗战时，由伪蒙军反正的部队，名为一旅，实际不足千人，而且装备很差，战斗力不强。他们面对日本军队，大约支持了三天左右，已是筋疲力尽，屡屡向门炳岳告急。门乃与他们商定，两部同时后撤，骑七师准备第一步撤到陶林，安旅可撤到卓资山，然后再互相联系。我们离开集

宁以北地区，沿大青山北麓向陶林的大道西进。走了一夜和多半天就到了陶林，同时石玉山部也撤到陶林以北地区，这时接到军事委员会电令：石玉山旅克复化德有功，将该部扩编为新编骑兵第四师，石玉山任师长；另门炳岳升任骑兵第六军军长，仍兼骑兵第七师师长。除骑兵第七师外，新编骑兵第四师和新编第五旅均列入骑兵第六军建制。

我们到陶林的第二天，就得知乌古廷率领伪蒙军主力，从商都向陶林进犯，已到达陶林东北一带。这时我认为：门炳岳和石玉山都得到升官的喜讯，必然对士气有所鼓舞。而伪蒙军步步尾追，对我们威胁甚大，不如趁此机会，给他一次迎头痛击，把他们打退，我们今后行动就可以自由了。我把这个建议提出之后，门炳岳和刘凤岐都认为可行。于是便在当天晚间，召集石玉山及骑七师各团长开会，决定次日拂晓向伪蒙军反攻，以骑兵第七师的两个团，从正面向敌攻击；以石玉山部由左壕向敌包剿，以期一举将敌人击溃。骑七师两个团按时向敌进攻，而石玉山部本系乌合之众，行动迟缓，未能在拂晓前接近敌人的翼侧后方。天明以后，敌人用大炮向该部轰击，他们便不敢前进。于是敌人以主力攻击骑七师部队，该两团奋勇战斗，击毙不少敌人。但因敌众我寡，而且敌炮火力猛烈，该两团被迫后撤，黄昏时撤至城郊。我们当即令作预备队的一个团，也参加了战斗。坚持到夜幕降临，即下令向武川撤退。这一仗没有打好，主要是对石玉山部的战斗力及士气估计过高，但也给了伪蒙军重大创伤，使他不敢继续前进。

我们骑兵第七师路过武川未停留，继续西撤，经乌兰不浪到了固阳附近。当时固阳城内驻着白海风的蒙古骑兵旅，他们在城内把守很严，任何友军都不准进城。我们只好在城南各村庄宿营。白海风是热河蒙古人，黄埔一期毕业，蒋介石派他招募了一部分蒙旗青年，编成了一个蒙古骑兵旅，驻在绥远训练，暂归傅

作义指挥。傅部退入山西后，他们就集结在固阳城内，脱离傅的指挥。该旅有一个团长，蒙名赛尚额，汉名纪勋，和我是察哈尔一中同学，又是西北陆军干部学校骑兵科同学。纪勋的侄子叫纪永忠，也是我的中学同学，并且曾换过兰谱。因此，我利用这种关系，进城和他们见了面，谈了一些彼此部队的情况，相约尽力避免发生误会。第二天我们就到了包头以北地区，暂时在那里休整。

当新编第五旅安华亭部在集宁与敌人战斗时，原在归绥的东北挺进军马占山部就已退到包头。马占山委任骑兵第六师副师长王照坤为包萨(萨拉齐)警备司令，维持地方治安。由于挺进军已经抢先进入包头，我们骑兵第六军所属部队只好驻在城外，休整待命。这时，石玉山部也退到这里，暂时驻在固阳、包头中间地区。不久安华亭旅也撤到包头，驻在火车站附近。过了几天，已是1937年的“双十节”，挺进军邀请各界人士举行国庆纪念会，门炳岳叫我代表骑六军前往参加。纪念会是在一个戏院里举行的。参加的有挺进军参谋长黎明，警备司令王照坤，以及各界代表约二百余人。我也即席讲了几句话，大意是：革命先烈们抛头颅，洒热血，建立起来的中华民国，现在又遭到日本帝国主义的疯狂侵略。救亡图存，每个中国人都责无旁贷。只要全国人民团结起来，奋斗到底，最后胜利一定是我们的。

日军占领归绥后，继续沿铁路线向西进犯，当时挺进军参谋长黎明(字伯豪)邀我去研究保卫包头问题。黎是我在陆大同期同学，彼此可以随便交谈。他说：我们在包头的兵力不算少，如果统一指挥，协力作战，包头是可以守住的。我们是不是可以组成一个联合指挥部，好好研究一个作战计划，在这里同敌人打一下。我说：我回去与门军长谈谈，看他有什么意见。我回来向门炳岳谈了黎明的意见，他说：他们是想叫我们听他指挥。马占山资格较老，我们和他联合，就要听他的了。其实他只有一个骑兵第六